蓬窗日錄

蓬窗日録卷之二

寰宇二

朝鮮　　安南貢路附
西南夷

蓬窗日録卷之二

京後

國家之扞京後猶人之護腦背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何者所關至重也夫京師之有遼東猶人之有左臂其有宣大猶人之有右臂遼東限以山海而東夷稍弱撫鎮自爲經畧可矣宣大隔之居庸而北狄崛強總督日不暇及亦凜凜乎濟焉乃獨于腦背風隙不之圖恤偏西者委諸宣府視爲盡境而忽之偏東者聯之薊州不禀節度而規制相左即以塞垣較之宣府數歲之所急者西中路其次北路而已而鎮南墩歷永寧以至

新寧墩之疆域舊無塞垣固城也薊州之所備者潮河川黄華鎮而已而鎮南墩火焰墩之中空兩不責成固塞也又宣府之守自黑山墩以至威遠墩爲里二百二十薊州之守復自容雲以至火焰墩爲里六十可謂過于防矣而引黑山之縮于容雲路不兩舍後不經時亦卒未之講焉故曰宣府視爲盡境而忽之薊州則不禀節度規制相左也噫重腦背之慮兼肩臂之憂永寧以西者責之宣府容雲以東者屬之薊州堅廟謨以一其任專重臣以責其成役畿民以資其力出内帑以濟其費

大城

京後以為永圖引黑山之縮而齧之密雲分京營之
番以習其勞役斯固我
國家之急務也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創多承
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
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
遼陽皆遼水之地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
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因属于高闕代
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
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但能並河而

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則已并六國天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迤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秦但補築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域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

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沒無載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是後頻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或問長城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而宣王之比伐盡境也復城朔方宣王城朔方築城扼要也若今之長城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要乃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擯胡爲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群虎狼于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鋋于白肉而無陴俔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廢蹈戈鋋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開

闢以來為生民害者三大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救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夥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為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為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圍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于巔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楞死者幾希矣則為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乎為所併也則為之封攘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覇勞心思竭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夫城居以避患也而鯀以之治水築堤以扞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州之殛雖伏圮族之罰而勤民以没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為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殫矣此時爲畫非胡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白縣則莱夷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即若之

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長城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懸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求

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役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知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隣胡若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井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畊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

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
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非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
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
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絶汲汲圖營以實後
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
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
絶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

衛當在
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
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
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
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
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
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
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愼在宣
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為屬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宜大既成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宜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敕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為褒遍其下列堡寨以為捘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抹

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畊夫鼠竄畊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恩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妻諸塋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也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

百貨集者乎稀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漬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為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容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

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邉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操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寨之約以畫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

地里

立國宰物畫野分疆蓋自五帝始矣然上世即人以爲治從化以爲俗不以幅員較廣狹也逞侈勤遠其秦皇漢武乎是故論治者戒之然嘗謂秦制有始之秦者有不始之秦者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有不可傳之後世者始之秦者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是也不始之秦者起上谷雲中

九原並陰山歷高闕以爲塞也不可傳之後世者封泰山祠汾陰望海待邊是也可傳之後世者斥匈奴嚴隘塞增北戍實新秦是也而後世之君志荒者師其弊溺宴者忽其經隋煬極力于高麗唐玄殲良于黔南德宗受維州之降則以守信爲上真宗聞靈州之破則以不棄爲悔乃至光武潘美忍于徙民劉琨石敬塘敢於割地於戚是可慨也故嘗謂輿地大勢東南日闢而西北漸淪人事大較東南易墾而西北難蕪何者財貨之所出奇玩之所供得之者足以上諛其君下厚其殖而又風氣孱弱士馬僅支進有勝敵之名退無處境之患

故歲幣輸于匈奴而尉陀之使不廢襄鄧藂于蒙古而瓊崖之竄如歸好逸惡勞茹柔吐剛中人之常而不知地形有首領人事有機要捐首領失機要將有敗壞四出不可救藥者矣間嘗舉天下論之而證之以往跡無不符節合者也盖上谷廣寧雲中九原之門户不固則晋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閧晋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閧則吳越湖襄川閩之室奥必至矣於戲此地里之所以考也此秦制所以有不始于彼而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也

大寧

按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和衆富庶金源惠河武平龍山等縣蓋古遼西郡契丹號爲中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京師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居其中松漠在上松漠西南三四十里之間舊有祖州饒樂百五十里之間又有懷州東南至平地松林四十里松林水出是爲黃河或十里或三百里皆盤據交錯其去大寧或三百五十里遠亦不出五百里輕騎疾馳旬日可以回往若大寧形勝多大山深谷幀負千里馬盂山六十里山之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崇隆逶迤連亘

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盐泊周圍三

百里小盐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濶而聚且其地東接福餘若招潼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由日本可以通穢貊穢貊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爲可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祇扶餘而西入大寧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必由於此矣臣竊謂朶顏連婚海西欲脅大寧以入爲謀矣事不先啚禍恐莫測我

國家兵力未舉使先朝久城之城没於奚胡之手潛搆韃靼民疲戰兢異日出兵收復必由遵化喜峯出攻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

亭永寧之師三萬遶海出畧朶顏福餘而北以兼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自小陵此其成計不可具者然皆非所以施於今日之警急者也喜峰內地非險阻之勢潮河之川有順流之便秋高馬肥虜騎突至當如何以待之黃河之遏苟通邊塞兵糧若裕吾命甘肅西寧出軍嘉峪以收瓜沙玉門寧夏延綏代朔出畧河套以復降城東勝戎狄既服奚胡自震此理勢有必爾者今糧運扼於河涸虜騎敢入平定古今立國未有如是之輕虛矣往者急報虜情發馬價三十萬兩以資買馬然未見其大破虜衆使不敢來此又臣之未喻

也

太祖逐元後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為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所一帶以為內藩籬永樂中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朶顏餘福泰寧三衛而以內藩籬為界俱以薊州重屯分守沿邊關營各有城總要處立一指揮提調關據極邊扼長城之衝營居關內為應援之用

太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勢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獨石馬營堡一帶北當桀部東際三衛所恃長安嶺橫亘虜難直

下惟太白陽嶲谷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可折墻
徑入此正統所以有土木之警也

邊關圖說　翁萬達　上谷番魯代草

謹按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抵保德州爲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

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十里有奇皆峻山層崗所謂内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夷夏者然自正統以來胡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薄汾沁全晉爲害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由來者漸有險不設同于無險故設險云者因地形而經紀之以人力者也内倚諸關閻增崇垣外築崇垣長遮絕漠綿堞百萬諸羌攸[illegible]比之金湯哉

皇上今茲所宏創皆前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遏秋分

邊內卒協戍外邊備虜力全彼此受益豈特變通是為善經適若禦冬防河成規具在又是邊兵互應險設而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今小疏剌列款目期于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當在意外夫天下之事多成于其始而廢于其終

邊工動費

帑金役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西撫鎮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

進圖法則茲垣也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藩疊嶂險在地者也謀臣猛士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循玩險在心者也攄探本之思延卻顧之策此臣

所修望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謹按所圖外邊墻詳矣而略於内諸關者以外邊特重又墻方鞏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墻亘連一道其居然而内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也亭然者數巍附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為新缺一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望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同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鬭喜抄掠彼以為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我十一而虜十九也是故我以必守為勝而匪墻焉氊幕鄰迺揮鞭山陵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

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墻完而戍者
偵者因而食者備秋杪會而墻立而營屯而首尾
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
實塹而後及墻而仰攻亦難矣墻臺我專披堅鱗
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度哉臣故曰
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猶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
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
至言也

總督侍郎翁萬達曰宣府大同外連極塞以扞蔽乎內
山西保定內峙諸關而藉庇于外故四鎮均爲重
地而宣大急焉宣大宜以戰爲守擇要而屯兵諸

關宜以守代戰畫地而聯戍又曰大同川原平衍易于長驅且與保定山西相爲唇齒大同不靖則諸關亦遂騷然

又曰虜入陽和則白登村爲屯兵之所足以南遏順聖之驅西援天城之急又萬全左懷安衛屯兵則虜不敢東而大同鎮兵自西出塞外邀擊之一奇也

邊士

夫自石晉割棄邊上之後知天險不可失而銳意經之者三君周世宗宋太祖太宗是也世宗以不世出之資屢勝之將淮南既定大舉北征水陸所前無不克捷瓦橋之屯浸浸舉矣而一疾班師卒以

大故其失天時矣乎太祖之時北漢未下勢必先
之而太原之圍駐軍甘草地頓日既久疾疫時生
且引水灌城不知俟涸而卒班師至爲敵獲其失
地利矣乎太宗乘破漢之威兼兩朝之富決意用
兵數道深入然以陣圖制勝諸將無便宜之權分
道進師寘中與較計之論則所謂人和者復失之
矣蓄謀百年銳志三舉卒皆無成爲天下困是後
宋人以用兵爲深諱視契丹如虎狼引而避之惟
恐或後和議遂堅牢不可破偉畧如寇準亦不過
爭一禦戰以示武于天下必求數十年之安而宋
人已震懾搖撼以爲置其君于孤注也自後歲幣

不已遂至于括金括金不已遂至于劉鎮劉鎮不已遂至于遷都遷都不已遂至于納土而宋亡矣蓋自幽涿之師潰宋人日咎用兵之失謀而不思自強之有道日罪邊將之生釁而不思天險之宜復日恃和議之足憑而不思虜欲之無厭陳用兵之善者如范仲淹李綱宗澤之賢竭爪牙之力昔如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之勇舉不之信主和誤國如秦檜者至安享富貴老死牖下聽受其說莫可排解千載遡論其何能無扼腕也

宣府大同

宣府飛狐紫荊控其南長城獨石枕其北左挹居庸

之險右結雲中之固足稱重鎮也但阻山崎道守力亦勁西達不能統而東下榆林以西虜入止以防守迂道腹裏勢不迫敵患在大同爲華戎捷徑直祇紫荆更無重險

大同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實中原之保障也但兩重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警爲太原緊要之地

大同天城陽和一帶漫無險惟隨處有深坑天成亦能

警虜耳

大同城群貨所聚力啇命存且藩殿森立而守戍益奮

故韃虜屢圍不能破

順聖川東西二城為宣府奉地且邇大同陽和天城失

守不惟警困都邑抑為宣府切近之災

天城陽和直北一帶有哈喇嗔哈連二部哈喇嗔大酋

把答罕奈哈連大酋矢喇台吉各雄卒三萬餘恒

寇宣大

宣府地沙瘠涼窖為甚米斗銀一錢五分麪斤銀二分

五釐率為常時有騰價不止此

趙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九郡五

原今豐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里戍卒二十餘萬虜人徃徃入寇至不能敵而充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上谷 今宣府

論曰上谷故燕屬也風聲氣習與趙代同然春秋之時北燕罕與會盟其在戰國燕亦最稱削弱破于山戎而齊桓置之并于齊宣而樂毅復之其時不聞

有上谷以爲重輕也蓋自涿鹿阪泉都釜山罷會葷粥漸逼疆埸不支夏后之所徂征商周之所荒斥亦岌岌乎難矣夫夾輔周室號稱賢聖者非太公召公乎而太公封齊召公封燕不以爲遠且陋也太公之齊國也未至而萊夷爭[illegible]召公之循行阡陌也每每舍宿棠下不敢輕煩其民以和其國則當時之所以披荆棘與敷化殖中國擯外寇者亦既勤矣而東胡之盤據于西山戎之跳梁于北無能一從而空之彼時上谷烏能爲燕有邪且燕之破于山戎也惟南仰齊救而不西假晉援蓋亦以三胡阻隔無能爲通耳夫以區區之燕而雜居于

三胡之間譬之痲夫既以千鈞壓其首僅以百鈞絕其肩其不至于匍匐就斃也者幾希得四十四世而亡甘棠之澤也嗟夫西北東南天地之大分也形勢既殊資稟亦異而隣戎之遠近罹禍之深淺又不相同以故幽薊專侈靡而上谷崇剽悍幽薊盛管絃而上谷狃金革幽薊喜客遊而上谷食死士上谷之有無豈不足爲燕重輕哉以今觀之不始禍不助惡不亡本不染夷上谷亦美習矣何若漢初之亂也以臧荼盧綰東漢之亂也以彭寵漢末之亂也以公孫瓚唐初之亂也以高開道唐末之亂也以劉守光宋初之亂也以石敬塘宋末

之亂也以郭藥師釁起他方不始禍也榆関敗于版泉嵒尤戮于黎谷拒五校之寇斬彭寵之使公孫僞置則共殺其長吏劉琨合衆則自投于中山含逆取傾不助惡也立卒史以存燕謁盧奴以從漢納劉虞以歸仁拱符丕以念舊請分鎮以藩唐競歸正以尊宋情鍾故主不忘本也葷粥逐而釜山之符合秦關用而東胡之跡奔造陽棄而邊圉之守固胡市開而青冀之力蘇燕州置而突厥之難息生口掠而左衽之心革義存外攘不染夷也是故得之者興失之者亡光武以共功名克用以威河洛匪止爲輕重也雖然地處極邊禍生所忽

絕蠻之武不繼則東明卑陵里閈之恩不終則匈奴構爨烏桓之居不謹則疆事日增吏民之徒既南則毡幕内逼鮮卑貊人將豕突于北平索頭越勒亦乘機發于嶺寗千載而下蓋有不得玩其機而失其勢者矣我

國家聯宣大為一身通河湟為右臂可謂衛東北之輿圖極全燕之形勝也而大寧之戍不存開平之都久失三韓遺種孰非野心是故謹微漸者往往有自西徂東之慨也

興和形勢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王則

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其地甚寒過一鳳凰山山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數山岡便至興和元號爲中都地宜牧馬亦可樹稻麥元氏居民甚盛

國家於宣德間棄興和退守龍門北虜屢踰野狐嶺直過宣府興祖鎮大同以師伐之豈爲窮兵黷武者哉蓋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王霸驅逐上谷諸胡之意也我

國家定鼎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便爲狄境然則從興和退守龍門者不亦有罪而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爲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可容緩哉鄙意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堡諸軍

出攻開平桓州興州宜興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肆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剌罕西傍槀駞之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一軍軫定桓興之後然後舉出屯守哈剌罕之衆行收忽牙撒里兀諸虜徑至建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勢合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或疑東北諸胡鳥飛鼠伏寇爲無常而黠集夜分善乘人弊未可以必取勝然不知胡虜固善乘弊然吾師旅所至二里之外虜不敢近何弊之可乘且吾師之入胡地求虜如求亡子固無慮於乘弊亦無弊之可乘矣夫開平桓興東漢上谷口之地去獨石馬營

等堡僅三五百里自開平徙入獨石遂失桓興興安宜興肥要邊地夫此數處賀仁傑賀勝嘗爲開平尹元主春秋行幸其三縣所出足供委輸興和一帶最宜田牧其開平四日之程則有玻瓈谷諸要興和四日之程則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者即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塹澗壑宛然天成嗚呼守玻瓈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大興耕牧以息京郡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京師益壯矣嗚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豐州搜復

豐州在大同府西北五百餘里高闕牛頭朝那三受降城東勝衛治皆在焉我

聖祖嘗逮東勝衛治其始也據三城以衛河套寧夏榆林其中也舍三城而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及卒也又撤東勝以就延綏蓋自孤山以至花馬池高橋三面城守地延兵分勞費不可支矣昔漢武帝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南則立郡城而阻大河雖有久戍之弊甚爲朔方久賴之防我

朝自受降城捐棄東勝爲墟戎虜南牧之馬不惟震動延綏寧夏而且將及邠州涇陽然河套千里虜據水曲山阿之便多無城堡壘塞之設或云以銳

師三萬捜掠其套繼以邉軍以振其後若今朔州天城陽和威遠安東之兵出收東受降城以延安兵堡綏德孤山栢林榆林及寧夏花馬池黒山興武河西諸塞之戍出收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必封官山而守大磧屯降城而阻餘吾烽真水而斥草心肥饒之地可以足軍孳牧之饒足以厚民轉輸省民力寛卒伍亦蘇息矣真水 心山又在降城之外昔張仁愿築降城遣部將論弓仁將兵屯真水草心山以爲羅城衛乃可築嗚呼此必食足兵強乃可經畧今無其人談之未易易也

東勝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虜寇

擁逼

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於戲此我

朝不復四郡之實也蓋嘗論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隣于犬羊而全晉以北单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右臂斷全陝危矣可惜甚哉必保公極力于獨石而不注懷于東勝其意何也

垣塹窖三險議

夫自爾年多事虜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鬭疲于奔命于

足守境之議與設險之法講矣然所謂設險不過
三者曰垣曰塹曰窖而已築土爲防曰垣鑿地橫
亘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
曰窖夫設險以止虜驅其儌于秦皇乎秦皇起遼
東至臨洮爲長城所謂垣也而曰塹山湮谷則亦
塹窖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爲華夷之限人于其
有餘不足者少損益之斯亦裁成輔相之一端也
而論者懲于秦失執不肯舉是非膠柱之談也邪
夫秦之亡也極其威刑無有膏澤務末而不恤本
久役而無已時也乃若長城之畫則固朔之遺謀
趙武靈燕昭之所已試者也使秦人務農恤民懇

關塞下罷五嶺百粵之師無驪山阿房之役專力事此期以百年將今日賴之矣而何言之爲誚邪秦以後勢定于一統時可以有爲者三氏漢唐宋也漢乘秦弊以噎廢食謀臣策士但知奉幣嫁女爲和親計而于秦氏垂成之功不敢一出諸口何者人心懲創爲戒正深惟武帝奪陰山置朔方稍稍脩亭障爲守而一廢于呼韓之保塞再廢于建武之徙民蕩然蔑矣唐太宗倡平胡之論以拒群臣之請宋太祖積内庫之縑以贖燕雲之地一則狃于勝而不屑爲一則限于地而不得爲于是唐末多夷狄之禍而宋以此亡矣嗟夫掃腥穢之風

復冠屢之正千數百年乃有今日則夫重戰而慎守設險而永利顧不在今日邪然是三者則垣最可恃窖次之塹斯下矣何者因高遠眺敵無所逃乘險下拒己易為力此垣之功也若夫塹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嘗計一虜挾一束芻則萬虜塡刻之際可平數丈也曰窖不懼于芻墩又曰窖有隆伏平之反難

三受降城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禱祠下王是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不便仁愿固請詔從之仁愿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回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東西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各據津要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減鎮兵數萬

三受降城在今大同西北數百里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城五原郡地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于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復

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胡亂夫破義渠開上郡若
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徙
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
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爲謀甚勤爲功甚大
而河南之地值此亦可謂大有遭矣然楚漢之兵
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
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而伺之者易入闚
之也曠時而淪之也不終朝邪迨夫隋城太利唐
樹思摩其于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勃興
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扞堅者獸全籬密者蔬茂
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地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為河南之防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髮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耕屯俱廢已為守之下較矣況進取邪雖然仁愿城受降有三可乘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駞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適逃戮而朝無異議

故能孕秦漢之遠踪逹朐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欵塞復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於戲可易言之耶

河套議　　總督翁萬達

蓋聞智者之圖事也揆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以慮終矣河套之地淪於虜中藉寇齎盜孰不爲慨然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我

內地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扼
胡據險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犂虜庭其時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後
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犬羊滋其畜
牧遂彼生養狂肆馳突逼近我塞可爲深惜者也
又黃河千里于守爲便昔人固有築城於外以規
全利者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流履冰無
所顧忌遂使榆林一鎮孤懸獨立外之不足恃爲
藩籬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
利有志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盖不能一日忘

者也然當往昔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頼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取之先總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然套終不復鎮則空置開墾無聞轉餉難繼不有其利而當其勞事之不悔者也今虜已盤據其中資用其產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控弦之輩視昔為強一旦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時者非止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敵有勝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勝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謂無

策夫漢武椎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藩北是何也漢武值其勝強成哀際其衰弱也是勝衰強弱者天所謂時也地利者非止險阻城池山谿疆域之屬也馬步兵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陸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之勢者地所謂利也人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

也夫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
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
勞以求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衰
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艅艎者必濟義兵謳歌
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故曰萬有不齊不可
以不慮也我
國家拯天下於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胡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
穢燕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荅輩部
落動號十萬視昔之奔命竄荒不見馬矢者勝邪
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

來雖賴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奪工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勝衰強弱又何如耶是揆之天時未見其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虜日久閒諜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其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記諳其要害尚未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縱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

在後且尅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標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騎兵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是揆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

之所聚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居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塹可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之和得乎是又不可之大者也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策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强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據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上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迺獨利于

征邪夫春夏馬瘦虜誠弱矣雖不能入寇而坐以
待我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固强矣既能為
寇則多方謀我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
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盻之間情態異致
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
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
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
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興則將何時已乎盖議
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伍堡
諸邊虜亦不來深競遂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
二者不同盖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

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壕塹城墩爲援可得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闕敗則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虜自弘治以來據以爲家資以爲生四時之間三時在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

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乎若曰伺虜出套據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稍築墻垣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套地虜之巢穴各有分地豈有空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間可渡應妨道路不止百餘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虜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此亦未嘗深細思慮者也然則套地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

肖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

聖天子在上文德日脩

天心助順將來虜之勝衰強弱虜能自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也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奪地之後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餙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爲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

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未解者也

虜之爲中國患舊矣蔓延至於今日甘寧延固大遼之間凡朔漠邊徼皆其所走集也頻年犯内地

國家坐受調輓築守之困不已將何所終哉今者城宣大則已捍紫荊居庸三關之外户矣然則延固爲之奈何延固不守則全陝未可知也矧於甘肅孤懸何有哉是故修邊復套之議籌邊者之壯猷也夫邊不修套不可復破屋禦寇是也套不復邊不可守伺門踰垣之寇是也然則二者將並舉乎

曰罷民以築之入捕死以捍之不可也然則復套爲先乎曰遠勤以奪之又露師以守之可復也不可守也守在河乎曰河可守也不可久也然則修邊爲先乎曰先爲聲以恐之形以碎之乘其不擾而繕之故全也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套爲吾故地不闢有收復河南地者乎法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是必後之不再糧之不三計料定則復之矣然則河終不可守乎曰河爲吾故險也不闢有距河爲守者乎法曰因用於國因糧於敵知已之可足知彼之可因計料定則守之矣曰修邊正也其爲力也難集役難也會值難也土膏難也復套奇

也套復則一舉而獲數十年之安其爲效也事半而功倍是則然也若曰集役之難因其歉而募之其來也若趨若曰會值之難夫邊者
朝廷之邊天下之邊非陝之邊也合天下之力以爲之其計也若不匱若曰土膏之難則余肅敏之所脩者其畫圖者歟因舊以爲新因下以爲高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其難易可知也若夫將有戰志士有死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堂堂正正之師可以長驅直搗而收犁庭掃穴之功亦何所疑憚而不爲哉然則復諸已乎曰邊未修也則量進以便修邊之防無斬重費焉邊既修也則大舉以決守河

之策亦無斬重賞焉夫然後以數年之所休養而教聚者則所謂已成之兵已全之力已孚之心可以一舉而進戰斯守斯築斯田斯得尺則吾之尺得寸則吾之寸也守河南可也守河北可也守東勝可也屯田而郡縣之亦可也故土復而中興之業在焉故曰度功無速度成無倖議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朶顔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单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朶顔不可不設圖以處俺荅之患雖緩而重意者

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榆林地乏耕牧藉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換大同寧夏甚遼雖設迤左烽墩五十陸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攜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河套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沿北虜亦克罕住牧今其爲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郎郎阿

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河套漢朔方郡乃匈奴河南地也今爲吉囊俺荅所據
吉囊領四營曰孛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
郎俺荅領六營曰多羅土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
要曰兀魯曰土吉剌俺荅即吉囊之弟有遠意凡
入寇取鐵不取銀虜男不虜女見吾邊軍特與賚
之即渠夭壽卜吾民安危耳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
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
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
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黄河套者非要害

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屬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内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豫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臂折天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乎

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

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推爭之隙置戍虜庭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屹就朔方自是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仁愿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利害乃爾懸絕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于拓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為遼有而宋人於此矻矻與元昊競帝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夷狄極徳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有在乎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堠便营屯之議或欲求禁畜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貲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未

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賚斯人以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内以禦戎虜於外而茲地今日虜迺得入吾内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爲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

寧夏

按寧夏爲陜西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山上有塔積一百八座峽口兩山相夾黄河經其中誠塞北一勝槩也我

國家惟不守降城東勝初恐勞人耳及後胡虜雜處

河套降城之鄙不惟寧夏不安且致固原多故矣且諸衛無積尤當要衝地遠飛輓不前災仍穀價騰踴所恃以濟亟急者常股存積之鹽耳又多不繼是以沿河溝塹營壘極爲虛弱爲將領者虜來則退縮及去則佯追失事則破調相推同事則桀黠相庇陷村堡不肯質言稍有獲張大其數口舌爲國外強中乾雖胡虜亦知之矣愚聞東勝舊地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平原山川廣袤六百里原有良田一萬四千頃又如天䆮金泊大鹽没越及安豐艾山等處屯泊饒沃關中無比若驅逐殘虜專守降城外阻大河爲固內墾耕牧

之鐃則陝西有息肩之漸幽并儼長城之壯又聞殘虜隨逐水草散居河壖部曲類無城塞天兵一臨勢必无鮮且其中虜酋桀詰多不相能而勢無定一倉卒兵至旋俔絆累必不能透引塞外西域諸虜以撓却我矣是故我

聖祖勑耿忠謹於防邊則安其常今乘積弱之後設長技以驅逐之則通其變

寧夏瀕河當虜衝氷合受敵王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不能寧耳

花馬池一帶新墻嘉靖間王瓊所築其所賴不小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虜據此堡榆林不能支矣

甘肅鎮直北有北虜瓦剌一部住牧青海一帶揷入甘肅行都司腹裏近爲逋虜亦不剌住牧是一隱患也

哈密議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謝質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關建封限爵哈密樹藩籬蓋將以觀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寡策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已不得善其所矣恢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敎訓屹然一巨部也納貢互市覊縻之術全鎮藉用爲休乃欲動兵遠舉得乎合

力併謀勝負尚未可必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弃如脫我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而謂安攘得乎故以爲棄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也屯田舊郡非若珠厓可捐也

國家大一統之盛珠厓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爲可弃此不可弃之名義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朶顔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弃矣遂以嘉峪關爲寇門單弱不援而謂肅之孤懸爲無虞黄河爲可恃乎此不可弃之明驗也故以爲弃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

堂奥可窺唇之危矣惟齒之寒理也無已則從海寇奪哈密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從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仇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番之獷悍而謂其不北走焉支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其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從海寇不便或又曰從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搖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者罕東番達内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番以耕穫之利垂涎焉久矣爲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之彼種有登石闌兒望沙

州則欷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況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回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啓其天性示之恩義給之粮餉假之聲勢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四十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斃後來者冷落鄉國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爲徙帖木哥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土番捍肅鎮沙州形勢

西鄙鞏防在焉則又何以哈密爲哉作哈密議

安定

洪武七年秋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遂賜以織金文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眞苦先帖里謹按安定阿端阿眞苦先帖里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之地數處之中沙州爲要盖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其去哈密土魯番尚餘八百里昔漢武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西據二關而列四郡

我

國朝鑒其遠戍勞民之害而務廣德不務廣土之意

邊地封付番酋沙州徙于嘉峪及後戎虜猖熾關隴騷然卒彼此猜疑連結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略安定阿端曲先而夾以西寧衛之兵行定赤斤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門陽關可復由是内開四郡之屯外和西域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亦奠矣和戎五利晉悼行之而卒以復霸古今戎秋相擬以兵戈必殫詐力開關以互市遠近鼓舞唐時西安北庭戍卒之費俱取玉門陽關柘闕商賈之征按柘闕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謎城以至思渾河砂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古有赤山

碎卜賀臘碎葉之西又有朱國新城頃建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怛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毀芦岐山赤河坎城蘭城胡弩固城古色城郅支滿演渡州鑑陀䍐闌皮山姑墨焉耆于術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崖安西凡此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為番部落矣以言陽關之外若蒲昌伊肩石城弩支時勒井渡且末播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祉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番落也以言玉門西去哈密尚餘八百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南平安昌磻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又陸處則屬土魯番其柳

峇金沙七乜三部亦皆屬之其瀚海清海神山沙鉢馬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黒水東林西林弓月盌失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時城堡衙署今悉爲諸番衙帳若自羅護經笈箕駝泉西華東華獨泉納職三百九十里之延而笈箕等六番處其内自羅護西南逵菲草堆以至赤亭則哈密吐魯番之道又通若自羅護西北上乏馮嶺又經蒲類六十里直至北庭由是觀之赤亭當其衝羅護總其要哈密火州碎葉撥換龜茲北庭安西六大都會尤爲西域諸部内外形便今皆沒於戎虜而不可復役矣其鸊鵜山之外又有麑霞麞錯甲

山鸞子卄密栗達旦野楨泉諸胡若亭刋醜類并力幷凉不惟㝵肅延綏寧夏大同莫克支持而燕幽關西雲朔亦爲難守矣元起土剌滅國四十以及西域自西域及西夏侵軼涇陽則領北郡非吾有自渭之㯹則長安三輔不能存長安外擾則同華自危同華旣危則陜蒲必裂陜蒲若裂則虎牢汾晉必舉而天下紛紛矣又嘗考赫連渤奇遲溫猾夏兵跡而覺我西北邊陲虛弱竊亦欲施吾長技乘虜携貳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吾見商賈叢集物貨俱萃待以寬恕而加之誠意久之西域漠北番胡做

効積以歲年有增無減因而起例抽分以供戍卒是不煩内地寸兵斗粮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若哉且天下極有可訝之事交廣漳潮路去西域不止一萬五千里往牒所載往往有西域商賈來于交廣其交廣水商亦有潛往西域者蓋自海道以通雖險而實近并涼商賈若往西域必自柘關陽關玉門以出雖無險而路則遥也

𦎫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𦎫肅之中馬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

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

婦女無姿故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都司門庭肅州城

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羗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

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居之

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溥於塩

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

哈密乃六羈縻衛之一翰蔽肅州爲西北番襟喉洪武

中封元孽忠順王賜以金印成化九年土魯番阿

力王侵陷虜去金印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

治元年阿力子阿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地

及金印來歸五年詢元裔陝巴者立之六年阿黑麻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八年許都御史進計結外番小列秃等及赤斤諸衛克復之九年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陝巴酗酒掊尅不能立國哈密屬夷怨之十七年哈密頭目者力克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守哈密陝巴知之走沙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入嘉峪關殺擄無筭嘉靖三年土魯番統衆入關抵甘州攻刼四十

日而去四年牙木蘭據守哈密八年土魯番納款
通獻還哈密然今亦空城無守徒係虛名無翰蔽
之實矣
甘肅以西番達相界北亦不剌阿尧寓居西海實西寧
西境西寧斷地方番族九千餘一十三大族番人漸以南徙中國茶
馬之利太爲梳失今惟河州洮州二司有賴耳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
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羌戎歲靡邉費警慄
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爲王者不容已之
事必輟而弗之理也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

洪武初立爲烏思藏等都司衛所宣慰宣撫等司凡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不爲邊患一有警遣西僧諭之即已其泯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舊亦吐蕃地今久内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藩者地險人頑尚數生梗所宜區計

黄河源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黄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盖難其人都實汝舊人

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諳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譯言秦石答班啓足寖高一日程至嶺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
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寀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闔闢出驛闢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瞰燦若

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寖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斡綸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甚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

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黄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

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隷河州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隷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盖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覊縻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数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

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土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積瑶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乘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敵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

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閨闥噫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番關闊出令除并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是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淩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

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凉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紀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遠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

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吏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闡廣見聞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刋是書行于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黄河九曲

黄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録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者

地契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那南千里至精石山名
地肩上為別符星三曲也那南千里入龍首間祇
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
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
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
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為紀
星七曲也東流至大岯山名地脉上為輔星八曲
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
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
折蓋乞兒馬出又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
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又云河叢于火敦出於崑崙九曲而入于中國

黄河四大折黄河自塩澤西來曁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踞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遷湟中則鄯闌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遂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西面皆抵大河也自北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紀畧云黄河源出朶甘思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諸河流北分爲九河行二十日至大雪山遶其南折而東而北又轉而西再遶大雪之北轉而東北約二十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至積石則西域葱嶺于闐蒲類諸水伏流千里出會積石經河州蘭縣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中衛入陜口仍經衛境東北過東勝復由綏德州之境南流至延安府城之東北歷宜川延川縣界轉東南入降城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南入保德嵜嵐石州寧鄉之西南出石樓永和大寧吉州河津滎河至蒲州西門外東歷芮城平陸垣曲至垣曲東流經懷濟源孟温入鞏

其秦雍諸水以涇會渭前後歷龍門過河中抵潼
關東出底柱爲孟津併行入鞏至開封之原武夫
黃河流至孟津鞏縣原武前後叅塞外朔方上郡
雲中九原汾晉以及豫小大支川九十水
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總
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于南海禹導弱小
不言其所極有導黑水爲績耳
居延海青海烏海諸海子乃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
西之北水勢既不能東復爲山阜所扼不得直趨
以南遂成大瀦耳
凉土異物志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

所言崑崙蓋本所自出也潛發于蒲昌洛書所紀
出於重野經積石爲中國河也張騫但能至大宛
見河水初未達其潛發處桑欽水經曰崑崙在河
水西北出嵩高五萬里其高萬一千里酈道元云
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
名浪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十三
州志云去北海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東南接
積石高誘曰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
而通之以出積石山海經乃云自崑崙至積石一
千七百四十里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之
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

有崑崙周穆王崑崙瑤池去周之灃潤特萬有一千一百里西王母告穆王云去咸陽乃三十六萬里東方朔十洲記

方丈在東海之中央群仙所治爲崑崙山有三角曰閬風曰玄圃曰崑崙宮張華所叙崑崙銅柱爲天柱蓋本方朔神異經也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即崑崙山穆天子所至即阿耨達宮也西爲新頭河爲天竺諸國皆度葱嶺郭璞曰似别有小崑崙

通遠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

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
詔旨賞賜歷東南諸番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
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番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
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
馬里丁曰交闌山曰爪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
吉里地悶曰滿剌加國曰麻逸凍曰彭坑曰東西
竺曰龍牙迦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
荅剌曰花面王曰龍涎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
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剌曰卜剌哇曰
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剌撒曰佐法兒國曰
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浡泥國曰

蘇祿國至永樂一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

諸蕃風俗土産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日本考畧

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摩維國尹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爲所屬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彦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彊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間倭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法甚嚴峻在位数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

高麗稍習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曰日本盖取近日始升之義也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也又其性多狙詐狼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之寇也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十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作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及帶方等群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畿內

所都有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驒信濃濃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

道有册波用彼祖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
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共海曲之地又有一
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
則有拘邪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
一海約千餘里曰對海國居絶島方可四百里出
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
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瀚海國
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林叢林三千餘差有田地食
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約千餘里曰末盧國
戶四千餘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食
魚鰒水無淺深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

尹都國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戶五萬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日曰邪馬一國即邪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維國曰烏奴國曰竹斯國曰秦王國凡百有餘國小者百有餘里大不過五百里皆爲大倭王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皆以倭爲大國多珎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其山川則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俗以爲異因

行禱有如意寶珠大如鷄卵其色青夜則有光壽
安鎮國山永樂初以國王受冊封境土皆入職方
詔封此山御製碑文勒石于其上其國制度上下
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中國殊王居室
無城郭持兵守衛寇至隨時始製以錦絲爲之而
飾以金玉以天爲兄以日爲弟自任以天於天明
時聽政跏趺坐日出輙停云委我弟隋文帝曰此
大無義詔令改之令復如故隋志其臣文武僚吏
皆世其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
小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無定數又有軍
尼一百二十員猶中國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十伊尼翼

屬一軍尼魏志官□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
馬獲支次曰奴佳鞮自宋元以來道各有刺史所
屬名亦不同盖職呂以隨時更張無定名也朝會陳
設儀仗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及五弦琴兵有弓矢
刀弩攢斧甲漆皮爲之矢鏃或以骨爲之法殺人
強盜及姦皆死竊盜計財酬物無財則沒其妻孥
每訊究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
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
者手輒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理曲者手輒螫
大抵用法峻而人輕生也其朝貢自漢歷唐宋或
順或逆各有不同至元世祖招諭不從乃命范文

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

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却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物不恪却其貢僧人發陜西四川各寺住居著爲訓是後絕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貢期十年一貢

成祖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授冊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　京師燕賞優渥稛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于義往往各道

爭先受遣之爲幸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太內藝興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又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謙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毁宗設謙道等持忿執銳仇殺宋素卿伴送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擾動藉使不早爲之計則寧波幾爲所屠矣吁四夷咸賓固帝王之盛節然彼狡者倭挾虛名以窺厚利而吾民之膏竭於供奉吾民之命懸於鋒鏑爲斯民者亦何忍樂受其名

而不惻然於中耶

日本規制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厥後自醜其名改曰日本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行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爲栅以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相類自山東登州府文登縣成山衛絶海入匏蘆河以入新羅自新羅歴大鎭七重真峴三處遂可以抵百濟國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二城者尤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臣服矣夫日本新羅百濟國於東海而民物阜豐金銀美積好閩浙糖菓青衣

麻葛絲羅段疋廣川材藥銅鍋另銚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茉州定海縣之補陀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獄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寛例抽分以致其來誠意恭接以結其意平其價值以鼓貨聚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歳抽其税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可以寛東海之征沿海防倭官軍衣以坐肅矣行之数年海民慣熟因類汲類可達福餘福餘者東北番衛也與朶顔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屡爲遼東劇門之警陸路遠不可通惟自定海成山可以徑抵目今新羅而轉達穢貊沃阻福

餘可以規制朶顏而收復大寧以爲　京師陵寢

磐石之壯不可視爲末務而不之究也唐置渤海

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乙先爲之矣東胡

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使舟如馬而果於殺

胡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東疲其東西南方舟師

直擣福餘是所謂迅雷不及瞋目疾雷不及掩耳

者且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日本兵

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之邪

日本國朝貢拒納異議爲拒議者渠狼狡成性叛服不

恒假貢爲寇毒擾海陸故

太祖著有成訓爲納議者倭奴爲東南夷巨鎮屬附者

百餘國王者無外漸磨聲教以淑東方蓋非以利
方物亦不計貲欵之費故
成祖詔有顯封竊謂納策爲優
太祖初不棄渠後因黨胡惟庸斥之且渠悍叛亦自有
故洪武十六年寇報十五年陳得中擒刼庭用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寇報十九年發僧如
瑤巨燭之奸永樂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年寇
報九年太監王進索收奇貨之事嘉靖二年宗設
譙道稱兵寧波紹興止以宋素卿瑞佐爭貢自相
讐殺非故犯
國紀爲今計期限五年艘限三載人限五百留易不

禁賞給如例拒示於柔限威震於梗命仁義兩不廢王矣

朝鮮要道

按高麗之於渤海發台成山同一海道若自定海補陀落迦山鎮舫歷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瑯琊沙門成山前後經沿海府州如蘇州海州青州萊州登州寧海州文登縣已四府二州一縣矣自成山東北濟海歷大謝龜島散末島湖水程共三百里自烏湖至馬石山都里鎮水程二百里起都里鎮歷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汢槖駞灣烏骨江水程八百里自烏骨江過烏牧具江椒島長口鎮歷秦王卞石橋

麻田古寺得物四島水程千里乃抵鴨緑江唐恩浦口東南陸行七百里直至新羅若自鴨緑江積利畢列海谷新城扶餘南蘇木底倉岩太行等夷凡九十處州城乃至高麗國渤海之地古有五京穢貊爲東京龍原府又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爲南京南海府領沃睛淑三州女直野人肅慎爲上京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顯德城爲中京顯德府領盧顯鉄湯榮興六州高麗則在四京之西故號爲西京鴨緑府舊領神桓豐正四州五部四十二縣一百七十六城高麗既作吾之東藩而凡鄰壤之區如扶餘府領扶僊二州長嶺府領

瑕河二州郎頡府領罷那高二州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定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懷遠府領遠紀富米福邪芝七州安遠府領寧郁慕常四州其郢銅涑之三州計六十餘州夷民皆不能外矣及我定邊建閫六十餘州之地多爲我之臣屬

成祖征敗北胡女直諸畨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部族爲建都司一立衛一百八十立所二十仍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及指揮千百户所鎮撫等職各自爲貢不相臣屬蓋散黨分勢甚得大易豶豕之義

比遼人以阿骨打襲節度使金人以鐵木貞爲都統專土周旋號民禍國甚不作也故高麗事我益恭遼左東邊高枕岩 非區措之容防禦之審哉然正統己巳之變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嘗脇韃靼兀良哈次我都城之下禍比遼金其間不能以寸矣或欲設官鎮遏立寨於建州合蘭賓州忽汗腦温黑龍哈州奴兒干十九連城郍木川五國城等處專管夷官襲授夷兵調發但無協扶州縣以嚴統體則彼蠢夷輕捍且勿爲紀上知之何其可也古今有事於微夷者多以兵爭及計其所以經營也得不償失大都物情招濟以所願則喜心生相擬以

兵戈者則殺心生敬先列定海成山之要次道新羅百濟日本渤海高麗封境之詳蓋欲比遼東開元則例設招徠之術以為收復大寧之本故也

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日本貢道自寧波經杭州過蘇州揚州至淮安此馭夷微意若朝鮮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日本自淮而入則路大徑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為西一大鎮金州為南鎮而旅順當

其衛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往劄廣寧巡按及分守駐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爲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居生齒稍繁今置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徒要之未足以盡規議近年黠卒内叛今參將馬永又物故可憂頭迹容徐徐視之耶

鴨緑混同二江同出女直國長白山其巔有潭州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緑江南入於海北流爲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於海

遼東出鎮北廣順撫順三關皆女直之地疆域甚廣混

同江南北水達達悉隸　馬西抵兀良哈南界朝鮮

安南海鎮

雲屯海鎮在交阯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山在大海中眷賈舟舶多萃于此木繁中亦置一市舶所其山摩空直聳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發船西行水程九百里至海寶山自海寶北行水程三百里取鷄唱門入雲屯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邦州州有安邦山其山岩穴重重面則枕海淤泥畢濕人馬難到小舟或可以行大舟則難海潮漲時直抵山址及潮漸退遠在山外將數百里其中平曠可以剏立宮宇儲積兵谷又有富良江發源

自宣江洮江沱江過白鷴江三帯州珥河黄江盃口寧口悶江龍王海門分出天符海門又分流出海潮小黄江仍過一江抵路沛會流入大全又入永江望瀛大小安海門福城山水江經大三口抵安謨仍自南平桂江月江會爲平灘歷傑特清凉禁門南超小大白藤江以至于棠江及多魚巴盧二海門其分流則自度魯江至但江大平海門併入大海然冨良江水之經交州府利仁州也州有天健山其山四面石壁巉岩中有平地廣數百頃其分流入逮平府之長安州也則有草芦洞群山峭崪林木茂蒼巨川繞其前中有小河穿其内以

至羽林山四面周迴數百里木石蓊塞遶繞回旋內有小河自安謨海門過大王口水至山下岩穴深重亦能穿透入洞山下之岩潮退可容小舟潮平之際并洞之穴不見往尋無路欲問無人真天下之重險也安南陳氏僭據元人肆伐其躲避元兵多剏宮宇兵庫於安邦天建羽林草芦四處元兵入境又處甚難難又疾作勢必旋師然後併出四處兵衆散擊尾追此元人所以太敗后人所以不可不鑒也

安南黎氏婚陳而墓陳黎江西人以貨楮至其地善堪輿以葬其親於彼國遂家焉墓前有烏作聲云廣

寒宮裏一枝梅後其國忽大雪三尺許陳氏居清暑殿索聯於羣臣曰清暑殿前三尺雪衆莫能對黎子悟鳥言續之時國王女名一枝梅處廣寒宮裏王乃感而婿焉渠國俗素不學無識每爲中國人所圖

交趾莫登庸起家古齋爲漁户今其子居黎氏舊宮聽治盖東都之地也東都富良江南渠乃居古齋古齋瀕海各承政司恒賦入其子渠利漁於海庸令嚴有經制以綱爲營寨可漁可守海中下樁木按時開門以通舟行出入有紀庸勇而鷙能伏水中數日

西南海外十一國曰交趾曰占城曰西洋曰真臘曰白

花曰三佛齊曰暹羅曰蘇門荅剌曰瓜洼曰湓亨曰浡泥此

祖訓所不征豈國造草昧不敢勤荒之意

成祖以交趾纂其主且殺我使征之郡縣其地諸國惟交趾聯壤中土有不得不議者後竟棄之此外惟占城真臘暹羅三佛齊通貢

安南貢路

安南諒山府七源州唐時隸邕州邕即今之南寧也故七源州有南交關通我龍州丘溫縣有鎮南關通我憑祥州其廣源州又通我歸順州弘治己未安南倍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廣寧有隙奏爭貢

路欲專由龍州不經憑祥太平知府盧昺勘其吏
以
國初設鎮南關於憑祥而路必由龍州甚有深意仍
令貢道出南交關由龍州必經憑祥之鎮南鋑榜
告示其議始定夫思明太平必得諒山府上文下
文萬崖上思下思廣源七州及淵脫單巴如整丘
温琴柚平庫董慶文蘭縣遠扯鷄翎等十二縣然後
可以安枕人久知之矣其所以不可得者盖地係
險要交人必争其風土瘴嵐我師難處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銳士不能久於瘴鄉驍騎不可馳於鳥
徑營柵無所立糧餉甚難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

所用先有自困之形未有立舉之勢耳況諒山名雖七州十二縣其所出土賦亦薄載覩前後地形源泉疏地脉司瓏上山腰敗石横危徑枯柴舖新橋安南歲時賦其土產只是布白麻皮塩焇竹紙桐油耳其視望江賦黄蠟蜂蜜桂皮新安則賦象牙犀角大原宣化則賦金銀鎮蠻太平則賦馬絹以至安岀金背安雲屯產珠玳瑁石室勾漏產水銀硃砂及交州所出香椒蚺蛇并綿白磁盞等物其貧富尤不侔也盖安南數郡惟諒山爲瘠華夷兵變惟諒山爲衝若盡心力恢復其地恐所出不足以供戍兵警急之間又當竭兩廣邊郡兵粮以

赴是所得不償其所失也近日憲臣在欽州開通互市其東都山南海陽安邦海東萬寧永安一遍民夷各裒土產俱集彭城港歲時抽分足給司府不常支用若用心撫懷傾國必赴歲稅所得或有倍於雷廉常賦矣竊欲廣其意推此政於邊方若龍憑鎮南南交兩關太平海口雲南臨安府之蒙自寧遠州之龍門教化長官司之宣光與夫車里老撾及占城之新州召商聚貨任其互市一如近日欽州之故綢繆經理始終無僞吾見忠信孚於蠻夷蕃商不遠自至是故鎮南南交兩關之商通而諒山七州十二縣北江三州十二縣及左右前

後之通於諒山北江者皆會矣太平海口之商通
而桄榔等縣白藤沿江等州水陸咸會太平矣互
市開於蒙自則歸化州石禀關安丘文盤文振水
尾四縣嘉興州龍門四忙三縣咸出蒙自矣教化
長官司之商通則宣化府贖縣當道文安平原抵
江收物太蠻場縣乙縣及白鶴海潮扶了快州諸
處州鎮咸赴教化矣東里老撾設互市則安南之
廣威等州鎮寧等府民夷致貨輻輳也占城新州
置市舶西域南海五十九國水商沓至吾且未論
而南出橫山入河華則乂安清化兩府日南驩愛
九真清化等州支羅安寧河華東崖安老俄樂等

三十四縣金銀犀象椒桂香蠟皆北踰橫山直來新州矣由新州循海而東歷廣南升華順化新平四府直至俄山則升華思義順化南亞南布政等州黎江萬安開平義純和調蒲浪福康古鄧左平等十三縣南風起時我可以往北風起時彼偕我來其物產土貨山藏海錯吾皆得而兼有也且吾豈專爲市舶之利而然也慨念交阯一方自梁貞明間專於土豪曲承美前後篡據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民無所愬久矣吾欲多置務易不惟取其土產將以鈎彼虛實槪會有啓絜其版圖如未可乘夏夷亦利此易師貞而吉伏至險於大

順識不測于至靜者也苟不審時勢直欲搆兵吾恐交趾未動我先弊怨結先成功未成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已

西南夷

南海西域番戎奉表入貢者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爪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剌加小葛蘭榜葛剌錫蘭岩里班卒柯枝呂宋合猫里碟里蘇祿忽魯謨斯忽魯毋恩甘把里麻林古剌沼納僕兒加異勒祖法兒溜山阿哇白葛達天方默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剌尼夏剌比窟察尼烏涉剌踢阿丹魯密彭加那榼剌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

黑葛達八答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菻婆羅門渤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答剌凡五十九國而閩廣散入諸番者數千餘人又聞占城為安南所逼自新州遷都鶴頂上安南以莫氏阮氏陳氏鄭氏首為禍亂各據土疆其占城舊都若新州以西靈山以南田土肥美魚鹽充裕羊蒖新州伽倆貌三處灣港廻完之處可以泊舟山原之陽可以築邑二國各自有事其地久棄不理若允占城脩貢載行賜以真封嚴勅諸國凡有閩廣水商久沒該國者盡室起赴新州分田立宅就其衆中之豪授以千百夫長之號內以郡護占城

外則大通諸國運致土産轉相貿易不出數年番舶畢集矣浙閩廣水商亦許徑至若遣官往理起例抽分足國裕民姑且未論而威伸南海交阯林服仍以中國之化施之炎嶠則慕我聲名樂吾德教日漸月化其民可臣服矣縱奸雄倔起吾以新州步騎西北入横山河華日南以新州舟師東南略廣南順化新安則交阯腹背受敵尤可以全取勝也交阯民田畝税三升稍加增益民必爲變其爲府十七州四十四縣一百五十七若更置三司及軍衛有司計其歲入不足以給況望其上供以益國哉

聖祖屢置不校我
皇上姑從其降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大凡海水近吾邊陲之國風俗殊異除官置吏則甚不樂通其互市以濟有無則我所得倍於土賦役不惟不覺不知且欲我亟來亟往但其名不遺人所恥言若從實深計則識利于民生國計也治國如理家理家以衣食為先謀國以言利為諱是心也王邪伯邪談王不知所以王及其無策欲用伯術以救之必無及矣於戲民力竭矣與其酷催科於常賦之中孰若開財源於常賦之外然此非臆見也孔明在蜀則用不足

取之南中唐以王鍔節度嶺南遠招蕃舶關中皆
富於財又因以減廣州常征之稅甚矣市舶不可
以或已也載觀南海西域諸國番胡爰至占城乃
進交廣其土産物貨若椒臘香木犀角象牙鶴頂
寶石玳瑁珠殻瑙璣珊瑚白磁之屬與渤海朝鮮
百濟新羅日本所出銅寶金銀及大白山之莵菌
海昆布栅城之豉扶餘之鹿部鄚之豕沃州之錦
龍州之紬位城之鐵肅鎮之鏃率賓之馬盧城之
稻湄沱之鯽與夫貂皮仁心在在咸有及我中國
所出川廣藥材銅鍋昆銚紗羅段綵蕉葛皆番夷
素所願易而欲以相資濟者也縱其互市而起利

抽分始終無僞惟和惟一斯近悅遠來利盡四海

孔明區區南中不足言矣是故在西南則有新州

靈山而北通海南廣州在東北則有文登成山而

南通太倉定海是乃天建地設而資我綏四夷而

收其舶利者也蓋閩西南諸番耐暑不耐寒東北

諸夷耐寒不耐暑西南諸番若過七洲獨豬則天

氣必寒東北諸夷若來黑水成山則天氣必熱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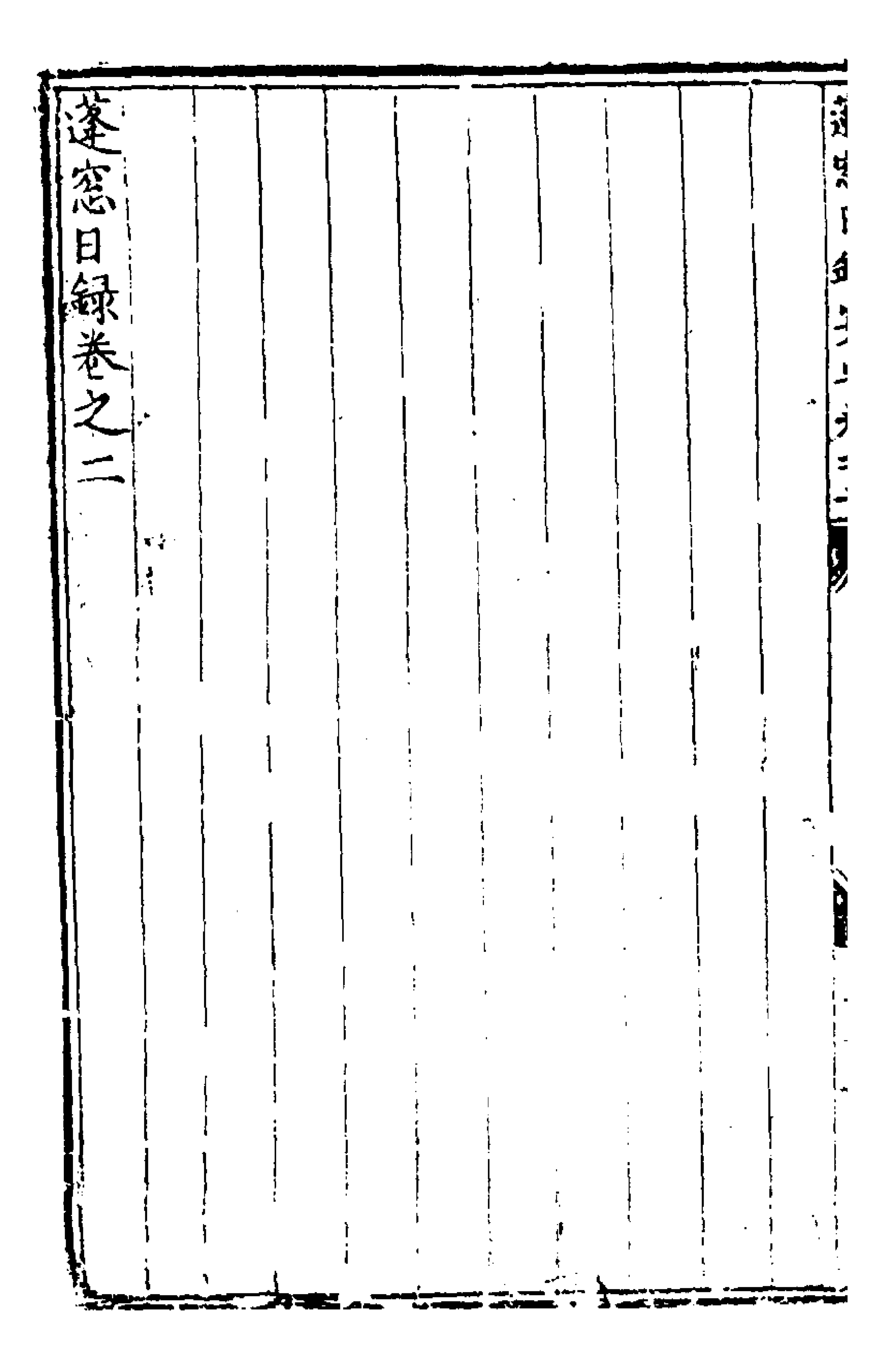
熱之交候番夷所以欲速交易不樂久居中國而

爲沿海邉民之害者矣今之士大夫口不言利其

用本道番亦多爲之惜其不爲生民計不爲朝家

慮不肯建白以前而潤澤以推行之耳凡空船行

于海上者多有盗必惟通番貿賣者往還重載誦禱賽忝如或失焉振古皆爾不惟今然或者忿怒海賊遷及番徒多取而殺之抑過矣



遂窓日録卷之二